

一把三弦说古今

雷荣 李星棋



黄土 风情

“弹起三弦定准音，诸位明公仔细听……”曾几何时，只要三弦一弹，“甩板”一打，“蚂蚱蚱”一响，爱热闹的陕北人就会放下手中的活计，丢下碗筷，聚集在农家院落或者暖窑热炕上，静听说书人的说唱。时光流转，岁月更迭。生于山沟沟、长于黄土地的陕北说书从群众中走来，在一代代人的传承和发扬中，走出黄土高原，登上国家和国际大舞台，绽放出新的光芒。



(一)

三根琴弦，一张绣口，说尽千古往事。说书起源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周初就有职业说书艺人。陕北自古苦寒，人们在干旱贫瘠的土地上靠天吃饭，呐喊、宣泄的意识与生俱来。清代《榆林府志》中对于说书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韶音流畅，殊有风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

表明在许多年前，陕北的说书已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最初，游走四方的穷苦盲人或者半盲人手持木棍，走村串户说书。他们自弹三弦，腿绑“甩板”，手击“蚂蚱蚱”，用陕北民歌小调说唱传说故事。后来，他们在三弦书的基础上，广泛吸收眉户、秦腔、道情和信天游的曲调，形成独具陕北地方特色的曲艺。陕北人

把说书称为“说传奇”“说古朝”“说古经”“唱曲子”。后来，这种艺术形式被冠以“陕北说书”之名。

陕北说书曲调激昂粗犷，富于变化，有东路腔、西路腔、彩腔等九腔十八调，内容多为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公案传奇，以及现编现演的表现男女爱情、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是一门真正来自群众的艺术。



(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陕北说书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同流派、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说书群体。陕北说书艺人高维旺、常树仁等积极投身革命，用自编新书《跟上老刘闹革命》《土豪劣绅要打倒》等作品宣传革命思想。之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说书组”，联系、团结、教育民间说书艺人，引导他们新编书、学新书、修改新书。特别是在韩起祥的引领下，通过就地取材、就地编写、就地演唱、就地修改等方式，创作了《重庆谈判》《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一

批鼓舞革命斗志、倡导新生活的新书词。新中国成立后，陕北大多数县成立了说书艺人宣传组(队)。1963年，延安曲艺队在自由市场设立书棚茶社，演出《五女兴唐传》《杨家将》《李双双》《雷锋参军》等传统和现代说书书目30多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批年轻人的加入，陕北说书艺人张俊功将传统的一人坐场书发展为多人组合表演的走场书，人数最多达十几人，还加入二胡、笛子、板胡以及电子琴等乐器，将古老艺术与现代元素相融合，同时，形成独特的“迷花调”，使

陕北说书的曲调走向统一，奠定了目前陕北说书的基本格局。

如今，陕北说书人物角色分工更加明确，互相唱应答，有了身段及表情表演，并且讲究舞台风度、手、眼、法、步等规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延安、榆林两地说书艺人多达几千人，说书班社达几十家，形成了以韩起祥、张俊功、解明生、曹伯炎等为主的许多陕北说书流派。陕北说书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三)

“说的是一九七三年，敬爱的周总理回延安……”1997年，说书艺人曹伯炎与夫人甄三梅在全国第七届“群星奖”大赛上热情洋溢地演绎陕北说书《半碗饺子》，抱得金奖荣耀而归。陕北说书再次登上全国舞台，让众人惊艳。曹伯炎是当代陕北说书的代表人物之一。继韩起祥之后，曹伯炎又将陕北说书推向全国。他参加各种大型演出和比赛，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曹伯炎出生在延川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小酷爱陕北说书。村里只要来了说书匠，他每场必听。1979年，曹伯炎进入延川县人民剧团，成为一名三弦演员。1994年，曹伯炎考入延安市曲艺馆，成为一名说书表演家。他博采众家之长，继承了陕北说书老艺人

韩起祥、张俊功的特点，学习延长刘旭旺的琵琶书、子洲田致志的三弦书、安塞解明生的说书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说书风格。2005年，在第五届中国曲艺节节目展演中，曹伯炎的陕北说书表演《陕北风情》荣获精品节目奖。2022年，由曹伯炎参演的陕北说书《看大桥》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

2006年，陕北说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新时代，陕北说书内容与与时俱进，与民歌、戏剧、舞蹈相互交融，增加了爱党爱国、文明新风等正能量主题。

如今，陕北说书已不仅仅是说书艺人赖以谋生的手段了，它正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走出农家小院、酒楼

饭店，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2016年，说书艺人熊竹英参加第九届巴黎中国曲艺节，并获“卢浮铜奖”；2017年，陕北说书参加中国文联“百花迎春”大联欢；2019年，陕北说书亮相乌兹别克斯坦首届国际民间口头说唱(巴赫希 Bakhshi)艺术节；2021年，陕北说书登上第十四届全运会闭幕式。《半碗饺子》《一盘腊肉》《看大桥》等作品先后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2023年，陕北说书《刮大风》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陕北说书的一句句、一声声、一曲曲，倾诉出了陕北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表现出了陕北人的朴实耿直、坦荡大气。它见证着陕北的沧桑巨变，诠释着老百姓的审美情趣，塑造着陕北儿女的豪爽与坚毅。



说书艺人在农村表演



陕北说书在全国非遗曲艺周上表演



陕北说书在红色景区表演



雨中畅想

南洁

雨点打在伞上，滴滴答答的声音。一个人在雨中，可以发呆，可以看雨在微风中斜斜地落地。地面顿时湿了，坑坑洼洼处就积了雨水。雨点儿在水坑里，泛起涟漪，一圈一圈荡漾开来。在雨中，也许你有等人的焦灼。东张西盼，看行人匆匆，自己要盼的人却没来。心中难免怅然若失。在雨中，也许突然发现某人未带伞，就想送过去共享，自己的裤角鞋子湿了，心里却热乎乎的。在雨中，你也许突然想大喊一声：下雨了！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吟出“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诗句来。雨中行走，走的是一种心情。你若高兴，雨点也是欢快热情的；你若沮丧，雨点也是阴冷悲苦的。你若急着想去办事儿，再大的雨也挡不住匆匆脚步；你若休闲，倒想张开双臂，仰面向天，让雨滴落在脸上，反似觉得享受一场纯天然的沐浴。四季的变化，完全因个人心境的不同而不同。心情好，看到的是莺歌燕舞，杨柳依依；心情不好，你则会抱怨：这倒霉的鬼天气！初春的雨和夏天的雨是不一样的。初春的雨来得有点含蓄，有点温柔，不是那么张扬。夏天的雷阵雨则说来就来。原本晴朗的天气，突然间就冒出一疙瘩云来。电闪雷鸣，风把柳树扭成一团，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雨声，就地起水汇成河。说停，则艳阳高照，天空还出现一道彩虹来。秋雨则又有不同。沥沥淅淅一下就是两三天，夹着秋风落叶，难免让人有悲秋之思，有一场秋雨一场寒之感。雨后，野外地里的地软肥嘟嘟的，是纯天然的野生菌。你可以去捡拾。捡着捡着，你会捡到春天的味道，捡到地软包子的味道，捡到幸福的味道。

儿子成长记

高娟娟

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我耐心地对儿子说：“妈妈接受你提出的意见，我会尊重你。但是，你首先要完成学习任务。”听了我的话，儿子很高兴地去学习了。这个暑假，儿子高兴地对我说：“妈妈，我开学就上二年级啦！”听着儿子稚嫩的声音，我觉得他有了自己的思想。便指着窗外的一棵小树苗对他讲道：“儿子，从今以后，你再也不是围着妈妈转的小屁孩了！你就像那棵小树苗一样，会越长越高。在长高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风吹雨淋。但是不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妈妈和爸爸都愿意做你最坚强的后盾。”儿子听后，似懂非懂地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拥抱。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我爱你，妈妈。”我对儿子说：“妈妈也爱你，我的儿子。”是啊，在儿子成长的路上，我们在学习当一个好妈妈和好爸爸的同时，也要争取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有安全感，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别看孩子小，他也在努力地为他的小小的灵魂装点行囊，他也有自己的闪光之处。作为父母，我们是孩子的第

一盏灯，希望这盏灯能为我们的孩子指明方向。教育之路，任重而道远。在未来的道路上，我希望我的儿子像窗外那棵小树苗一样，经风雨见世面，从而长成参天大树！



纳凉诗中品夏韵

高中梅



盛夏之时，骄阳似火，酷暑难熬。品读一些古代诗人的纳凉诗，不但有趣，还会令人觉得凉意顿生。古人爱玩，夏天纳凉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自然山水中嬉

戏。唐代孟浩然在《夏日南亭怀辛大》中云：“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诗人沐浴之后，洞开亭户，披头散发，靠窗而卧，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令人难忘。宋代梅尧臣则喜欢去高山寺院寻幽纳凉，他在《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一诗中写出了山林避暑之乐：“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微。不须何朔饮，煮茗自忘归。”诗人在清凉山风的吹拂下，怡然自得地品着香茗。如此雅致惬意的休闲纳凉方式，自然妙不可言。乘凉的好去处无外乎桥畔、池边、河岸，这些地方往往令人流连忘返。唐代刘禹锡在《刘驸马水亭避暑》中云：“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簟空。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宋代秦观在《纳凉》中云：“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酷热的夏夜，诗人独自一人拄着拐杖，来到村外的桥边纳凉，在莲池边的一棵柳树下支起小床。这里月色明媚，晚风轻拂，船上悠扬的笛声萦绕水面不绝于耳。池中盛开的莲花幽香四溢，沁人心脾。有水的地方就有细风，有树的地方就有荫凉。宋代杨万里对夏天纳凉情有独钟。他在《夏夜追凉》中云：“夜热依然午热同，开窗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

是风。”夏夜酷热的程度不亚于午热，诗人来到室外，但见明月高悬，星河半落。信步寻凉到树林竹丛中，这里虫鸣声声，清风宜人。他的《暮热游荷池上》则是另一番意境：“细草摇头忽报依，披襟拦得一西风。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清风吹动着细草，诗人敞开衣襟拦得一缕凉风。荷花经过一天的暴晒，已藏进碧绿的荷叶中了。身处此情此境之中，所有炎热和烦闷都随风远去。当然，要想在闷热难当的夏日让自己不心烦意乱，关键是保持一份平静的心态。“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心静自然凉”就是出自唐代白居易的这首诗。当年白居易去寺庙拜访恒寂禅师，正值炎热的夏季，他走进屋内，却见恒寂安静地坐着。他便问禅师为何不找个更凉快的地方坐着。禅师一脸淡然地说，此地亦凉快。白居易还在《消暑》诗中云：“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此时的诗人独坐院中，迎着徐徐清风自得其乐，真是惬意至极。在气候更为炎热的今天，我们没事多去树下喝茶，去水边散步，不仅能得到清凉，还能收获一份心旷神怡的快乐。